

凶手又留下《圣经》里的一句话

悬疑小说



上官午夜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不可思议的连环凶杀案再现江川大学,恐惧与谎言蔓延。

传奇少女古小烟潜伏校园,秘密探索“七宗罪”谜底时反倒掉进恶魔的游戏。遇害者接二连三地出现,警探罗天化身教授进入江川大学,一场斗智斗勇的比拼悄然开始。

神秘的魔鬼牌,错综复杂的密码疑云,完美的不在场证据,真相揭开时,凶手却是一个众人万万想不到的角色。这是二十年前让人不寒而栗的嗜血狂徒吗?或者,凶手另有其人……

[上期回顾]

关雨菲自杀了,就在同时,第五个受害者也死了。关雨菲为什么要死?她的日记里也许会透露出一些线索……

关雨菲和庄妍两家是邻居,两个人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庄妍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做生意赚了不少钱,而关雨菲的父母都是工人。庄妍学习成绩好,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她的骨子骨里就有着一股傲气,但她却对关雨菲非常好,只要是上街买衣服,一定会多给关雨菲买一件。庄妍的父母对关雨菲也很好,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所以在关雨菲的日记里,写满了对庄妍一家人的感激。

她们一起读完了高中,两个人报的是同一所大学,也在同一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就在这个时候,关雨菲的父母双双下岗,最后还是庄妍的父母拿出钱来,让两个孩子同时走进了江川大学。

庄妍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网友,约好了出来见面,但她却担心网友是个“青蛙”,有点后悔答应见面,于是叫了关雨菲去。没想到那个网友原来就是苏晨阳,阴差阳错之下,两人渐渐相爱。这事被庄妍知道了,认为是关雨菲有意横刀夺爱,于是逼她和苏晨阳分手。关雨菲一直视庄妍为自己的恩人,她觉得不能对不起庄妍,但她又离不开苏晨阳,于是选择了逃避……

关雨菲,你为什么这么傻?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失魂落魄地回了学校,一点也没注意到把手机丢了。

回到学校时,我意外地看见蒲鹏又在行政楼门口修剪盆景,姿势跟昨天一模一样。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问他:“为什么每次都是您?”他愣了一下,然后说:“是啊,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我冷冷一笑:“您不是想说这是一种巧合?如果一种巧合

连续达到三次以上,我想,不是那么简单吧?”我知道我的话很直接,可是他太狡猾了,我不得不这么问,而且我觉得我的怀疑没有错,发现周子扬尸体时看见他,宋静茹的尸体也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再加上昨晚看见丁强后向外跑时撞到了他,如此戏剧性的巧合能不让人怀疑吗?就算他是校工每天要巡逻,可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其他的校工呢?

蒲鹏终于看了我一眼,那对充满磁性的眸子,慈祥如一池温水,他轻笑着问:“你是在怀疑我,还是想研究我?如果是后者,那你就错了。”

“哦?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人。”

“是吗?‘没有未来’这话我听过,也许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有未来,但‘没有过去’我倒第一次听说,难道您连回忆都没有?”

他再度看了我一眼,依然满眼的慈祥,轻声道:“回忆是一把刀,它只会令你受伤。你刚刚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这句话你应该能懂。”

下一个受害者将死于“傲慢”,警方在丁强的身上发现了一张魔鬼牌,因为丁强的十指被斩断,所以凶手便将魔鬼牌钉在丁强的衣服上。这次的魔鬼牌上是一位拥有着六对羽翼的天使,从牌面底部下的英文——Lucifer来看,毫无疑问,他就是最耀眼的魔鬼——堕落天使路西华。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路西华原本非常俊美的脸部被红色的笔画得惨不忍睹,如同一个人遭到毁灭似的。

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问罗天:“你觉得下一个会死于‘傲慢’,而且会遭到毁容?”

罗天点了点头,说:“对,路西华在‘七宗罪’中代表的是‘傲慢’……”

我忍不住打断了他:“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凶手在耍我们啊?上次暗示的是‘暴食’,虽然死法跟魔鬼牌上一样,可丁强根本就不是一个胖子,怎么能说他是死于‘暴食’呢?”

罗天拿出一根烟点燃,叹息道:“这是我的疏忽,钻进了‘胖子’的死胡同,其实还有一种人,他天生就能吃,可是他却怎么也吃不胖,而丁强,就是这种人。”说着,罗天又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纸牌给我,“这些是在丁强的口袋里找到的,别把顺序弄乱了。”

我接过来一看,发现纸牌上是一些小丑,摆着各种不同的造型,乍一看,就像是在跳舞,或者玩杂技似的。我看不明白,困惑地问:“你认为这些是凶手留下来的吗?可是这根本看不出什么呀,横看竖看就是一群小丑,说不定是丁强自己的呢?”

“不可能的,这肯定是凶手给的暗示,就像宋静茹口袋里的古诗一样,很可能跟《圣经》有关系,也许是一些符号。”

“符号?那干吗不找顾亮?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也许他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些符号呢?”

一听我说完,罗天便赶紧拨通了顾言的电话,顾言立即答应了,说现在就带弟弟过来。

当罗天一拿出纸牌给顾亮看的时候,顾亮开心地说:“哇!好可爱的小丑啊!”

我轻笑着对顾亮说:“顾亮,我知道你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男孩子,只要看过一眼的东西就不会忘记,那我现在想考考你,你看看这些小丑,如果不把它们当小丑看,你能看出

它们是什么吗?”

顾亮的表情有些茫然,貌似没听懂我说的话,但他还是认真地看了看那些纸牌,不解地问:“它们本来就是小丑啊,为什么不把它们当小丑看?”

“我的意思是说,它们摆的姿势……会不会是什么符号?”

“哦。”顾亮这次终于听懂了,再度认真地看了看纸牌,说:“这好像是数字序号。”然后,很快就在纸上写下了一组号码:ⅣⅡⅡⅡⅠⅡⅤⅩⅠ。

罗天立即将纸拿了过去,皱着眉问:“这些是什么意思?”

顾亮鄙夷地看了看罗天:“这个也不知道?电脑输入法的数学符号,就是31P40啊,真是笨死了!”

我跟罗天对视一眼,同时脱口道:“31页40!”

我一把抓住了顾亮的手,紧张地问:“《圣经》的第31页40说的是什么?”

“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

待顾言兄弟俩走后,我困惑地问罗天:“这是暗示吗?”

罗天双眉紧锁:“肯定是,这里面肯定还有密码。”

“还有密码?这怎么解?依我看……如果这真的是凶手留下来的,可能是在暗示他自己的心理吧,或者是在暗示他的生活……”说到这里,我的眼睛陡然一亮,“啊,我明白了,凶手肯定是住在一间很破的房子里,白天很热很热,晚上又很潮湿,可能还有蚊子什么的,搞得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干吗这样看着我,我说得不对吗?”

“当然不对,如果真这么简单的话,他还弄什么古诗和小丑让我们解呀?而且,任何一个凶

手,就算他再厉害,也不可能

会把暴露自己的信息泄露出去。”

我耸了耸肩,不再说话,默默地咀嚼着那句话,如果不是在暗示凶手的心理或生活,那到底是在暗示什么呢?蓦地,我的全身猛一抽搐,因为我突然觉得这句话跟蒲鹏曾对我说他是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人有些相似,我立马跟罗天说:“罗天,你不觉得蒲鹏是最可疑的吗?每次发现死者都是他,有这么巧?我觉得他说的话深奥得不得了,还说他自己是

是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人……对了,他住的宿舍是不是破破烂烂的,白天很热……”

罗天打断了我的话:“我刚刚都跟你说了,那句话暗示的不是什么破宿舍!没错,从表面上来看,他的确很可疑,但我们不能凭着感觉就去抓人吧?感觉是什么?太不靠谱了,破案讲的是证据,你明白吗?”

我无奈地说:“好吧,就算是这样,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今天已经27号了,还有两个人会死。凶手既然敢这么明目张胆,足以证明他的计划非常完美,又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让你抓到?”

罗天看着我,认真地说:“不,只要是人为的谋杀案,就不可能会百分之百的完美,我相信一定能找出破绽的!”

想了半天,我还是觉得蒲鹏最可疑,接下来的几天,何不每天晚上偷偷地跟踪他,我就不信他不会露出狐狸尾巴。

我正美滋滋地想着,罗天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听,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变得极其难看,直愣愣地看着我。

挂了电话,他冷冷地说:“叶寒让我转告诉你,你的男朋友王涛给你送了99朵玫瑰花。”

王晓凤顺利通过了军统站站长的“审查”

畅销小说



石钟山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解放前夕,八路军侦察连长刘克豪,奉命假扮被俘虏的国民党军统参谋乔天朝,在军统东北站取得了站长徐寅初的信任,为避免国民党怀疑,组织上又派来女游击队长王迎香,假扮乔天朝的妻子王晓凤与他“团聚”。

两个热血革命青年,有同样的理想和目标,他们在战斗中共浴风险……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玫瑰绽放的年代。

[上期回顾]

刘克豪化身为国民党军统参谋乔天朝,潜伏在军统东北站。就在他逐渐融入这个角色时,该站站长徐寅初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军统局的人把自己的家眷都接来沈阳……

王晓凤是被葫芦岛守军直接送到沈阳城内的。很显然,她也不时真乔天朝的真夫人王晓凤,真王晓凤在前往沈阳的路上被截下,取代她到沈阳的,是女游击队员王迎香。而沈阳的守军在得知王晓凤是军统局乔天朝中校的夫人时,极其隆重、热烈地

把她送到了军统局东北站。还没有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徐寅初正在给军统人员开会。就在这时,卫兵报告乔副官的夫人到了。虽然乔天朝早就有所准备,但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心脏还是快速地跳动起来。

他的脸有些白,转瞬又红了。起初的瞬间,他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徐寅初先是怔了一下,接着马上就笑了,他带头鼓起了掌,众人也跟着拍起了手。徐寅初一边鼓掌,一边说:乔夫人千呼万唤终于来了。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乔夫人。

说完,率先走了出去。徐寅初第一个来到了一楼的会客厅,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会客厅喝水的王晓凤。王晓凤放下水杯,她缓缓站了起来,下意识地去寻找自己的战友。在这之前,组织曾给过她一张刘克豪的照片,那是一名战地记者在延安时为刘克豪拍的。照片中的刘克豪正冲战士们讲着什么。就这张照片,在她的手里也只停留了十几分钟,但她已经把刘克豪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

她站了起来,向徐寅初的身后望去。乔天朝原本想紧随徐寅初走进会客厅,他最担心的就是王晓凤不能及时认出他而张冠李戴,由此,所有的努力都将灰飞烟灭。谁知走到会客厅的门口时,他被马天成拉了一把,马天成挤到了他的面前,嘴里还说着:夫人来了,看把你

急的。他犹豫的时候,尚品等人也从他的身边挤了过去。

徐寅初对挤进来的手下,挥了一下手,又看了一眼王晓凤,抢着话头说:乔夫人,几年没见天朝了,看你还能得出来吗?

说完,把身子一侧,几个人便暴露在王晓凤的视线里。乔天朝暗自一惊,和徐寅初共事几年了,看来还没有消除这个老狐狸的疑虑。惊诧过后,他的目光就和王晓凤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王晓凤忽然就哽了声音,叫了一声:天朝。身子也往前迈了一步。乔天朝挤出人群,颤抖着声音说:晓凤,你终于到了。

王晓凤主动拥抱住了乔天朝,她又叫了一声:天朝。这时,她的眼里竟含了泪水。

一旁的徐寅初带头鼓起了掌,一边鼓掌一边说:我们军统局东北站最后一位家属来了,我代表党国感谢你们,在这种危难的时候,有你们这些甘于奉献的家属站在我们的身后,东北局面一定会转危为安。国军在东北一定会东山再起。

众人又欢呼后拥地把俩人送到了早就准备好的临时住所,当两个人独自面对时,乔天朝率先伸出了手,轻唤一声:同志,可把你盼来了。

王晓凤犹豫了一下,又在身后擦了一把手,才把手伸过去。她对这样的场面有些不适应,乔天朝抓住她的手时,她羞红了脸,低着头说了一句:组织上让我协助你工作,这种工作我可没做过,以后还请你多指导。

徐寅初在王晓凤到来的那天晚上,很隆重地召集军统局东北站的所有弟兄们为王晓凤接风。这一切当然少不了女人

们的作陪,夫人们精心修饰了

面容,服装也是仔细挑选的,显得妖娆而娇媚。

王晓凤显然没有什么准备,还是来时的那身衣服。脸洗了,头梳了,神情中仍能看到旅途的疲惫。女人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品评着彼此的着装,就连马天成的老婆刘半脚,也把平日里舍不得戴出的金戒指戴在了手上。

徐寅初一连咳了两声,才令夫人安静下来。徐寅初对这些女人显然有些不满,他皱起了眉头。见众人安静了,才举杯道:军统局东北站的同仁到了今天算是大团圆了,弟兄们别怪我在这个时候把你们的太太送到这风口浪尖上,别忘了,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在执行特殊任务。在此,我向所有为党国作出贡献的家属们敬杯酒,你们辛苦了。

说完,举杯一饮而尽。夫人沈丽娜第一个响应,她也喝下了杯中酒,对于在上海滩混出来的舞女,这种小场面简直就是小意思了。接着尚品的夫人,就连刘半脚也咬牙皱眉地把杯中的酒喝了下去。

王迎香真是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她先是碰掉了筷子,又泼了杯中的酒,乔天朝笑着冲徐寅初解释道:晓凤一路上晕车,到现在也没缓过来呢,请您多担待。这杯酒我替她喝了。

说完,满上酒,一饮而尽。

徐寅初听了乔天朝的话,呵呵笑着道:好,好。小王这样我喜欢,毕竟是慈善医院出来的,没有沾染那么多的坏毛病。说完,用眼睛狠狠地刺了自己的夫人和那几个女人。

不喝酒的女人才是本分。他又补充了一句。不知为何,那天晚上的徐寅初一下子对王晓

凤有了兴趣,不停地问这问那,包括徐州的风土人情等。好在王晓凤是邳州人,离徐州不远,小时候也去过徐州几次,她的回答倒也是滴水不漏。她甚至还有意无意地说了几句徐州方言,徐寅初居然也听懂了,弄得徐寅初仿佛找到了知音,毕竟都是江苏人嘛。

不知徐寅初是装的还是真心实意,总之,那天晚上的接风宴,徐寅初很高兴,一直在赞美着王晓凤,弄得夫人沈丽娜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的。乔天朝看在眼里,脸上却装着浑然不觉,陪着笑脸,左右逢源。但在内心里他是真怕王晓凤露出什么破绽来,从开始一颗心就悬在那里,随时做着拆东墙补西墙的准备。还好,王晓凤的回答总算过了这一关。他为组织的这一次安排还算满意。

乔天朝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拿到东北沈阳、锦州两地的军事布防的资料,解放军已经远远地把这两地合围了。现在东北战局的情况是,只要把这两地一举攻克,整个东北也就一马平川了。乔天朝要是搞到这两个城市的布防情况,就为解放大军的排兵布阵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乔天朝一走进军统局东北站的大楼,家里就只剩下王晓凤一个人了,她已经从名字上习惯了王迎香到王晓凤的转变,她时刻提醒着自己,此时的身份是王晓凤,是军统局东北站中校副官乔天朝的夫人。心里虽然这么千次万次地想过了,但眼下的生活她无论如何是不能适应的。十六岁就参加了游击队,东奔西杀的日子习惯了,冷不丁地无事可做,整日里冲着窗外发呆,这让她难以

忍受。而那些难缠的太太们,只要男人们一走,就由沈丽娜牵头,吆五喝六地聚着打麻将。

尤其是沈丽娜,只要男人前脚离开家,她便在家里把自己精心收拾了,拎起小皮包,一副赶十里洋场的样子。出了家门,就大呼小叫着喊来赋闲的女人们打麻将,消磨时光。

在王晓凤没来之前,她别无选择地和刘半脚及尚品的夫人凑在一起的,尽管管子里很瞧不上她们的,这些女人在她眼里一律是乡下女人,因为无聊,也因为寂寞,就是看不上眼,也免不了和这些女人打交道。一边打着交道,一边生着闷气,麻将桌上,刘半脚那个梳着发髻的山东女人,恨不得把手里的毛票都撒出水来,每次输钱了,刘半脚也不能痛痛快快地拿出来,赖不过了,才从手里一张张地抠出来,毛票上皱巴巴的沾着汗渍。

沈丽娜对刘半脚这样的女人和那些皱巴巴的票子一样不放在眼里,她挥手把钱拂到地上,气哼哼地说了句:你的钱我不要了。说完,扬长而去,发誓再也不和这些女人打交道了。第二天睁开眼睛,因为闹得发慌和无聊,她还得出家门,与那些她瞧不上眼的俗女人打成一片。

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变化,自从乔天朝的夫人王晓凤来到沈阳,她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王晓凤。王晓凤不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自己牺牲事小,耽误组织的计划,那才是大事呢。

2